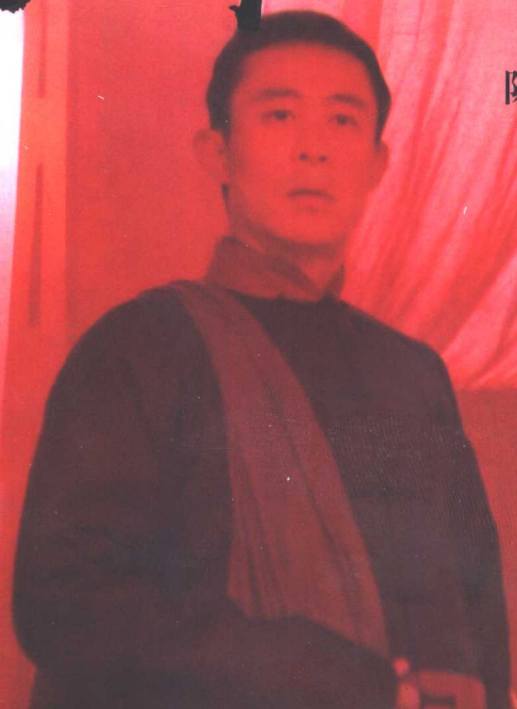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染坊

陈杰 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大染坊

陈杰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染坊/陈杰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3. 7
ISBN 7-5329-2122-0

I. 大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3097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版 次	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/20 插页/2 千字/551
印 数	1 - 10000
定 价	28.80 元

内容提要

清朝末年的一个风雪之夜，乞丐陈寿亭佯装冻昏，混入周村通和染坊。寿亭靠巧言令色，从刘师傅那里偷学手艺，然后辞掉了高傲的师傅，自己出任主槽兼经理，是年十五岁。通和染坊有了商界奇才，便渐成霸主。

十年后，淄博卢家大儿子卢家驹从德国学得染织技术，留学归来，在青岛购买了大华染厂，力邀寿亭入股。从手工染坊到机器染厂，举步维艰。但寿亭应变能力极强，一一制服了竞争对手，连日本大商人滕井也败在他的手下。数年之中，大华染厂便雄视青岛。九一八事变，东北难民青岛避难。寿亭善良，收下了一些难民，同时还救起了美丽姑娘沈远宜。

面对动荡局势，陈寿亭迁厂济南。寿亭在济南与沈远宜不期而遇，沈为报答救命之恩，多方帮助寿亭。此外，一些具有爱国心的民族资本家，也向寿亭伸出援助之手。为了工厂的发展，寿亭去上海六合印染厂寻求合作。这个厂是买办根基，财大气粗，总经理林祥荣见寿亭不识字，倍加轻蔑。寿亭脾气刚烈，受此冷落，怒从心起，以牙还牙。最后林祥荣不得不化干戈为玉帛。日后，鲁沪两地同业以民族大义为重，一同挫败了日本商人的企谋。

七七事变之后，政府不事抵抗，济南顿为孤城。韩复榘弃城逃跑。陈寿亭虽是才力非凡，但面对国家覆亡，只能付诸绝望的微笑……

小说在抓住陈寿亭艰难创业这条主线的同时，还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芸芸众生。诸如奸商的狡诈，娼妓的谄媚，洋奴的卑下……都刻画得入骨三分，惟妙惟肖。至于家庭纠葛，伦理道德，亲情恩怨……也写得淋漓尽致，颇见功底。

本书既是个人奋斗的深情礼赞，也是一曲民族工业的悠长挽歌。

序

没有趣味，也就无所谓文学。买书要花钱，读又搭上一些时间，如果枯燥无味，那么这本书是不合格的——文艺作品首先应当有趣，然后才是它的社会功能。这是我对文学的全部理解。我自己读书也是如此，不管名著与否，如果不能从阅读中得到快乐，我会把它扔出很远。

希望本书合格。

是为序。

作 者

第一章

1

清朝末年，人们的发型有点乱，辫子虽然还没剪，但额头上的“月亮门儿”却没了以前的讲究。家境稍好的人家还是三天一剃，穷人就顾不了这些，想起来才剃，反正也没人管了——后面还是辫子，前面却举着一丛短发，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着当下不伦不类的社会形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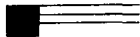
一代将终，国运如此。

严冬，天色向晚，风紧云低，那风虽然很细，但很锐利，吹得人们行色匆匆。还有少许雪花飘落。

山东周村城里有条商业街，叫跑马道街，街上店铺排列。一个小叫花子沿着墙根儿走来，他抱着肩膀，脚步很快，东张西望。

他有十四五岁的样子，脸很脏，只有两只眼睛透着机灵。他上身破棉袄，肩和袖口棉花外露，腰系草绳；下身烂单裤，赤着脚。历史沉积的污垢已经把皮肤包裹严密，黑而亮，脚底板却是真实的白色。

他走着走着，见地上有一处水洼结成的薄冰，就站下来，抬起右脚，用脚后跟踩下去，薄冰破碎。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



然后继续捋着墙根儿向前走。

一个穿棉袍的人走过，看到这一景，苦笑一下，摇摇头，缩了一下脖子，迈步走去。

小叫花子来到一个饭店门前。这饭店的匾额黑底黄字，上写“刘家饭铺”。两边的对子也是木质的，黑底绿字，上首“博山风干肉”，下为“八陡豆腐箱”。他刚想去掀饭店的门帘，一个穷愁的老者已经把帘子挑起。

小叫花子一猫腰钻了进去，帘子落下。

店里没有客人，光线很暗，只有灶口与店堂连接的墙洞上，放着一盏洋油罩子灯。火头很小，仅把小洞照亮，衬得周围黑暗冷清。

小叫花子冲着老者甜甜一笑，他虽然浑身寒气，但却笑得很开：“锁子叔！”

锁子叔穿着带补丁的棉袄，但很干净，肩头搭块毛巾，他是饭铺“挑帘的”，兼做杂役。

锁子叔咂咂嘴，想拉过小叫花子。可小叫花子二话没说，转身从门后头拿过笤帚簸箕，冲锁子叔笑笑，直接走向店中间的炉子。

他蹲在炉前扒炉灰，手脚十分麻利。锁子叔站在那里看着，无奈地叹气，回脸看向窗外。

小叫花子端起炉灰走向后边。

锁子叔走向炉子，从炉台上端过一个黑碗，里面连汤带水有半碗食物。他看看，站在那里，等着小叫花子回来。

小叫花子回来了，他把笤帚簸箕放回原处：“锁子叔，盆在哪？我再把桌子擦一遍。”说着四处乱找。

锁子叔一把拉过他：“六子，别擦了。我都擦过了。”随之关心地问：“今天要着吃头了吗？”

“嘿嘿。天冷，人家的门都关得严实，听不见我叫唤。嘿嘿。”

锁子叔叹口气：“六子，今天太冷，来吃饭的人少，也没剩下什么东西。先吃了这口吧。”

六子抬头看看锁子叔，接过碗来，三口两口扒了下去。然后他开始舔碗。锁子叔不忍再看，回避开了这个场面。“多冷的天呀！”他自语着，走向门那边的窗户。

碗底上有个虾皮，他怎么舔也舔不着，于是就用筷子拨。可那虾皮就是不肯就范。他急了，放下筷子，用两个指头捏起来。他捏着虾皮的尾部，冲着窗口的亮光照着看，虾皮半透明。他翻来覆去地看一会儿，似是欣赏。然后笑了：“我还治不了你！”说罢放在舌头上，然后专门用槽牙用力嚼。脸上有解气的表情。

锁子叔回过身来：“六子，今天是腊八。这腊七腊八，冷煞叫花。今黑夜你可小心，千万别睡着。寻摸着找个草垛，要不看看谁家的门洞子里背风，对付一宿。”

六子笑笑：“锁子叔，你放心，冻不死我。昨天不比这冷？我也没事。锁子叔，我走了，趁着天还没黑透，我再去要要。兴许再碰上苗瀚东苗少爷那好心人，再给个大白馍馍呢！”他说完昔日的美梦，笑着，就要走。

老者一把拉住他，从怀里掏出半块黑乎乎的饼，塞到六子手里，叮嘱道：“六子，你要是要着吃头，就留着；要是不要着，就拿出来吃了。六子，咱爷儿俩不认不识的，可我就是惦着你。我晌午吃了一半，想起了你，这半块说什么也咽不下去了。六子，我看这天要下雪，要不，今天黑夜你就去我那窝棚对付一宿？你婶子瞎，也不嫌你脏。”锁子叔说完躬着身，等着他的答复。

六子拿着那半块黑饼，眼里噙着泪。他看着锁子叔，锁子叔伸手抚摸一下他那杂草似的头发，一老一小，在昏暗的店堂里点缀着时代。

六子把饼揣到怀里，用袄袖子擦了一下泪，昂起头来，目光炯炯地对老者说：“锁子叔，赶哪天我发了财，我给你老人家金元宝！”

老者叹口气，苦笑着：“六子，叔等着……”口气十分渺茫。

六子用坚毅的目光看着锁子叔：“叔，你别不信！说书的说

了，‘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’，‘皇上轮流坐，今天到咱家’！我也是堂堂的汉子，我就不信我陈六子要一辈子饭！”

老者苦苦地笑着：“六子，叔等着，等着。你要不愿跟我回去，今天夜里可千万别睡着呀！明天早上你一早就来，这么冷的天，我只要见你还活着，也就放心了。”

“叔，你放心，谁也不是带着钱生下来的！叔，有财等着我去发，我死不了！锁子叔，你老人家好好地活着，你看我陈六子给你盖青砖大瓦房，看我让你和瞎婶子三顿吃白面！我就不信我陈六子要一辈子饭！”说罢，挑起门帘冲了出去。

街上行人稀少。

老者跟出来，扬着手喊道：“你可千万别睡着呀——”

街道空寥，苍老的声音传送出很远。

六子回过头：“锁子叔，我睡不着，你放心吧。你回去吧——”

锁子叔站在严冬的寒风中，看着六子走远的背影。风吹来，他那花白的胡须飘动。他转过身，掀起门帘，自语着：“可怜这没爹没娘的孩子！唉——”

六子昂着头走着，脚步很有力，也不再抱着膀。他边走边自言自语：“要一辈子饭？要一辈子饭？”他突然伸长脖子大声喊道：“要一辈子饭？我陈六子不能那么熊——”

2

织染街，店铺一家挨一家，天渐渐地黑下来，门也关上了。只有一个卖开水的还开着，也是正在收拾摊子。一个中年汉子正在封炉子，掏炉灰。随之搬过一页门板。

远处传来稀疏的单响爆仗声：“当——嚏——”更衬着寒冬傍晚高远空寂。

那茶坊的炉子很大，炉洞子朝向街，汉子蹲下来，想要除走下面的炉灰。六子走过来蹲下：“叔，这灰先别除了吧，夜里我把腿伸进去暖和暖和。明早天一亮，我准收拾干净。叔，行行好。”

六子对那汉子作揖。

汉子侧过脸来看看他：“你可别动这炉条，不能光你暖和，把炉子给我弄灭了。”

“叔，你放心，把你那铲子让我用用，我把炉灰铺平了，嘿嘿。”

汉子看看他，把小铁铲扔在地上，站起来上门板。

六子拾过铲子，把洞子里的炉灰摊平，还自言自语：“这就是我的罗汉床。”

那汉子上完了门板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：“用完了吗？”

六子赶紧把铲子送上去，那汉子接过铲子：“记着，别动炉条！你要把炉子给我弄灭了，明天早晨我砸断你的狗腿！”说着就要关门，六子用手支着：“叔，你放心，我不动炉条。叔，你再行行好，给我口干粮吧！”

汉子气得差点笑了：“你这小子，得了屁想屎吃，干粮？我还没得吃呢！”说着把门关上。

六子立在门前，有些木然。他向街两头望望，空无一人，就走向了炉洞子。他坐下来，一点一点地把腿向洞里挪，炉洞子很深，一直吞没到腰部，只有他的上身露在外边，像墙根处趴着个半身残废。

他感到暖和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得了屁想屎吃？——叔，我不怪你，不是你心狠，是你自家也没的吃。”

离开水铺不远是通和染坊。

一个店铺的门头上，匾额隶书“周村通和染坊”。黑底红字，字迹斑驳。

这是一个前店后厂式的作坊。

院内堂屋中，周掌柜及女儿采芹坐在桌前，妻子在灶台上忙

着做饭，热气腾腾。桌上是一大碗白菜炖豆腐，一小盘萝卜咸菜，和一浅子窝头。旁边一个木托盘，上面是一个锡酒壶和一盘炒鸡蛋，两个馍馍。

周掌柜有四十多岁，清瘦精明，身穿便棉袄。

采芹有十四五岁，水灵大方，眉目端正。

妻子在锅台的热气里，向外捞水饺，捞了一遍又一遍。周掌柜含着烟袋说：“捞干净了！我把灯给你端过去？”

“不用，我数着呢，二十个，都捞出来了。”妻子说着端过那碗水饺放在托盘上，然后端起来就想走。周掌柜用烟袋向下点一下：“你先别慌，今儿个是腊八，都吃，咱也吃不起，要不给咱采芹留下五个？”

周太太为难：“怕刘师傅不依。刚才他来过，我看他用眼数来呢……”

采芹忙说：“别，别，爹，让刘师傅吃吧！这豆腐就挺解馋。娘，我送过去吧？”

周掌柜说：“你也坐下歇歇，让芹给他送去吧！”

周太太脸上略微一沉：“我去吧。芹，你大了，以后少到染坊里去，柱子不在的时候更不能去。记住了？”

采芹懵懂地点点头。

周太太端起盘子。

染坊里，一排排的大瓮大缸在黑暗处。

近门口的空地上，放一张小矮桌，桌上一盏洋油灯。一个中年汉子坐在桌前，不耐烦地等着吃饭，这位就是刘师傅。他略胖，在油灯的光线里，显得一脸横肉。

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在一旁擦拭家什，背向老刘。

刘师傅见饭还不来，有些烦：“柱子，这灯烧你家的油？我说三遍了，把灯弄亮点儿！”

“是是是，师傅。”柱子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赶紧过来拧灯。

灯亮起来，跳着燃烧。

刘师傅把烟袋凑向灯罩子，点上了一锅子烟：“这光抽烟不

行呀，得有酒呀。难道炉子灭了吗？”

柱子说：“那酒和菜是好了，我先给你端来？”

刘师傅轻轻地哼了一声：“再等等吧，还是连吃带喝香。”

周太太端着饭进来，柱子上前接过来，放到桌上。刘师傅坐着没动地方。

周太太抱歉地说：“刘师傅，忘了今天是腊八，现买面来不及，就包了这些，你将就点吧。”

“行行行，有饺子就叫过节。”

周太太对柱子说：“柱子，跟我过去吃吧，让你师傅一个人肃肃静静地喝两盅。”

柱子看着刘师傅，老刘拿着筷子，向外一拨，示意他可以去。

柱子跟着周太太刚要出门，刘师傅喊住他：“柱子，咱这日子不能这么过，这吃饭又吃不到鼻子里去，还用这么大的灯？”说着把灯头拧暗。

柱子气得鼻子往外呼粗气，扭头跟着周太太出去了。

刘师傅倒上酒，“啷儿”的一声一饮而尽，美滋滋地点点头，夹块炒鸡蛋放进嘴里。

他又倒上酒，悠然地哼起了五音戏：“俺刘七儿，心里恁儿，就差一个——小娘们儿——”

院里，堂屋里窗口透出虚弱的光亮。

雪下大了……

六子还是趴在那里，地太凉，他一会儿一翻身，拿出那块饼来看看，想吃又舍不得，闻闻，又放回怀里。

雪落在他身上，脸上……

这时，一只狗闻着嗅着沿墙根走来，来到六子跟前停下了，伸过头来闻六子。六子用手抚摸它的头，狗伸过头，让他抚摸。

六子和狗说话：“狗呀，和我做个伴儿吧，我搂着你，咱俩都暖和。”

狗听不懂他的话，但闻见了饼的气味，把头朝炉洞子伸去。

六子下意识地捂紧：“狗呀，我是有块饼，可是不能给你呀，那是我的命呀！我陈六子现今还不如你呢，你还有身上的毛，我没有呀。我铺着地，盖着天，头上枕着块半头砖……”

那狗猛地向六子的腰间扑去，他用力一推，嗷的一声，那声音比野兽还凄厉，同时蹿出炉洞子。

那狗吓得飞跑而去。

六子站在那里，捂着怀里的饼。想了想，把饼拿出来，看看，又想放回去，快放到腰间了，他一愣神，接着大声地说：“还是吃了保险。”随即咬了一大口。

炉子前边热，雪落之后成湿地，他走到门口处，用脚步扫了一下石台上的雪，坐下来，倚着门准备吃饼。“吃得慢，吃得长，吃得快，吃得香，我是快吃呢还是慢吃呢？”他拿着饼慢慢玩味，自得其乐。

雪下得更大了。

饼吃完了，他表情里带着对饼的回忆，目光有些迷茫。

六子倚着门板抱着腿睡去，雪落在他身上，头上，越来越厚。

他在梦里想起了说书场，说书人在台上一个劲地说，可没声音。这时，他看见锁子叔来到跟前，大声呵斥：“千万别睡着！”六子打了个寒战，猛然醒来：“锁子叔！”他想站起来，可那腿脚早冻麻了，一头栽到了街心。

他坐在雪地上，撸起破裤腿，抓起雪来狠劲搓，搓完了左腿搓右腿。一边搓，一边说：“锁子叔，你是天上派来的。锁子叔，你是天上派来的。我命不该绝，我命不能绝。爹呀，你上辈子作了什么孽，让儿来受这样的罪！不怨爹，不怨娘，刘邦是个看街的，樊哙是个杀猪的，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。”他站了起来，原地跺脚，“天呀天，你快亮——”他说着说着，忽然唱了后面的一句：“出——来了——太阳暖洋洋，俺好——骑着那青鬃马——上沙场——”

他感觉到那脚行了，可以走路了，就在街心来了京戏里的擦袍造型，嘴里还自己打着锣鼓：“仓呆仓！”他走了一个圆圈，

然后上演《红鬃烈马》，叫板起唱：“一马——离了西凉界——青是山，绿是水，花花——世界——”他向屁股后面挥鞭，打马而去，跳趑着跑向街的另一头……

他路过了通和染坊，来到了街口上，然后转身向回跑来，曲目也随之换成五音戏中的黑头：“五月里哪——热嘈嘈！俺关公——上阵手提着刀！要问俺关公哪——哪里去？（白）哈哈！华容道上——等着那曹操哪——”

他翻来覆去地唱，翻来覆去地跑，从街的这头跑到街的那头……

天渐渐地亮了，雪还在下。六子已经不跑了，只是不停地走。他脸色铁青，嘴唇黑紫。他抱着膀，一个染坊一个染坊地看，最后在通和染坊门口原地踏步跺脚，用嘴呵着手……

3

院内，周掌柜推开纸糊的风门。他仰头看了一下天，拿起笤帚，抖落上面的雪。比昨天晚上看起来，他显得眉目和善，很有精神。

刘师傅伸头，透过窗格上那块小玻璃看到了院中的周掌柜，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
柱子小心翼翼地把洗脸水放在他跟前：“师傅，你洗脸吧。”说完，怯怯地看着师傅的脸色，侍立一边，手扎煞着，准备干事。

刘师傅用手试了一下，急忙把手缩回来，眼一瞪。

柱子立刻扶住盆边：“热？”

“都能焐猪毛！”刘师傅脸上有些不善之气。

柱子赶紧去水缸舀凉水。

采芹对镜梳头，梳完之后拿过扫炕笤帚扫掉身上的落发之

类，然后又拍打了一下花棉袄，推门跑出来：“爹，我扫，你去开门。”

柱子也跑了出来，拿过另一把笤帚：“爹，你回屋吧。一会儿我去开门。”

周掌柜摸了下他的头。

六子在门前听见院内有声响，立刻横躺在门前，抓起一些雪撒在身上，装作冻昏，两眼忽闪着，盼着院内早有人来……

周掌柜卸门板时，见到了六子，先是向后退了一步，继而喊道：“柱子！柱子！”

柱子和采芹一块儿跑来。

周掌柜和柱子抬起六子，向屋里走。

六子躺在炕上，他折腾了一夜，也累了，昏睡过去。周太太从盆里捏起热毛巾，两个手来回倒。采芹说：“娘，他的脸冻得那么厉害，这热手巾行吗？”

周太太笑笑：“这娘还不懂？我这不是来回地冷着嘛！”

采芹走到炕前，看着六子。

周太太拿着温毛巾，给六子擦脸。这时，六子的真面目露出，浓眉细目，嘴不大，有棱有角。周太太把毛巾递给采芹，给六子掖掖被角，心疼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多俊的个小子，差点儿给俺冻煞！”

采芹在娘身后撇嘴笑。

六子这时已经醒了，眼睫动了一下。

周掌柜坐在椅子上抽旱烟。

周太太从锅里舀起水，冲了碗姜汤，然后烧上水，准备做点饭。

周掌柜说：“先不用忙活，他得睡到晌午。”

周太太回过身来说：“我先做好了温着。饿成这样，不能吃干的，我先给他做点疙瘩头，连汤带水儿的，先喝喝。什么时候醒了什么时候吃。”

六子躺在那里咽了口唾沫。

水烧上以后，周太太拿着姜汤过来，不住地用手搅动。她把碗放在桌角上，走到炕前，用手背试试六子的鼻息。“没事，她爹，这孩子喘气挺有劲，没事。”

周掌柜心事重重，应道：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

周太太过来坐下：“她爹，这孩子醒了怎么办？”她的声音很轻。

周掌柜叹口气站起来，在屋里走着，周太太的目光跟着。周掌柜又回到椅子上：“唉，我这不是正犯愁嘛！”

周太太忙说：“这犯什么愁？”

周掌柜又把烟袋拿过来：“她娘，要是买卖好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不碍事，可咱这买卖——唉！”

周太太刚想端姜汤，闻言又放下：“她爹，要是这孩子今天黑夜冻死在咱门口，那不碍咱事，顶多扛到村口埋了。可他要是活过来，咱再把他撵出去……可是有点伤天理！”说完盯着丈夫，手也在桌子上轻打一下。

周掌柜无奈地仰脸向天：“是呀！”

六子躺在那里，眼睫动了一下，听夫妻对白。

刘师傅进来了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掌柜的，又拾了个伙计？”说着看了一眼柱子。

柱子低下头。

院里，太阳出来了，几只鸡在石榴树下啄食，母鸡专心致志，公鸡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。

4

周太太站在门市上接活。刚下过雪，并无客人。她站在风门

子前，透过那块小玻璃向外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么大的雪，这一夜也不知咋熬过来的。”

周掌柜在染坊里忙活，两只手伸向瓮里，把布提起，又洒回去，又提起……

柱子担着水进来，往缸里倒。

刘师傅用铁舀子舀起一勺染浆，拿到门口亮处看。

采芹斜坐在炕边上，盯着六子看。她看到六子的眼睫毛一动，吓得站起来，然后又凑过去，把脸凑上去看，轻轻地说：“要饭的，你醒了？”

六子睁开眼：“我还活着？这是哪呀？”

采芹猛地冲到院里，门也那样敞着，大叫：“娘，他醒了！爹！爹——”

周掌柜在染坊里听到了，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朝这边奔来。

周太太也慌着往回跑，跑得急，胯骨碰在了柜台角上。

孩子一见周掌柜夫妇，硬要爬起来，周掌柜按下他。

周太太端来饭，柱子咽了一口唾沫。

周掌柜指挥：“姜汤，先喝姜汤！”

周太太一撇嘴：“你懂什么。这孩子不要紧，刚才我摸了，他手脚都挺热乎。孩子，先吃上一口儿再说话，吃，孩子！”说着把饭凑到孩子脸前。六子接过碗，泪流下来。

周太太右腿放在炕沿，半坐着，撩起衣襟擦泪。随后转过脸，看着六子吃。此刻，她脸上漾着明媚的慈祥。

周掌柜不敢看，站在门前向外望。采芹双手端一碗水站在那里，等着他吃完送上。

六子稀里呼噜连吃带喝完毕后，就势把碗往炕边一放，由坐转跪，在炕上给夫妇俩磕头：“爹！娘！”声音响而真。

采芹在一边笑他。

周太太受不了，擦着泪走开了。

周掌柜稳住情绪，深呼吸一下，走了过来。他看着这孩子很机灵，面有喜色，赞许地点头：“嗯！嗯！”

他拉过椅子坐到炕边，六子想下炕，他忙把他按住：“先坐